



写作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1-12

齐鲁晚报

2020年9月21日
星期一

思
想
光
华
文
字
魅
力

□美编：继红
□编辑：向平



【文学课】

成长的代价是丧失天真吗

——金理讲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1943年的一天，经人引荐，张爱玲挟着她的两部小说稿，拜访《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当夜，周瘦鹃于灯下展读小说稿，不禁为之击节称赏，并很快将它们在《紫罗兰》上相继推出，头一篇即是《沉香屑·第一炉香》，这是张爱玲初登文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那一年她二十三岁。

下面，我们依照主人公葛薇龙心路历程的展开，来解读《沉香屑·第一炉香》。

在故事起点，薇龙就精心策划，为了得到经济上的资助以便留在香港完成学业，她瞒着自己的双亲，独自向与父母断绝了关系的姑妈求助。

这位姑妈年轻的时候独排众议，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年逾耳顺的富商，专等老公过世以继承遗产。成了寡妇之后，她却永远填不满心里的饥荒，于是四处交际，四处求爱——这已经是一种变态的爱：变态地补偿当年在追求巨额财富的过程中所失去的、被压抑的青春和感情。虽然薇龙在此之前没有见过姑妈梁太太，但她对于姑妈的斑斑劣迹早有耳闻，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她投寄到姑妈门下的决心。

我们一方面梳理薇龙的心路历程，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视这个过程中很多精彩纷呈的细节。

张爱玲是最擅长驱遣、运用意象的文学天才，我们不妨先分析两处意象。

第一处意象，在还没见到梁太太之前，小说叙述薇龙眼中的景物，特别提到杜鹃花，有一引人注目的描写：

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

这一段文字写得十分铺张、秾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花开得如此声势浩大，却给人某种不踏实、莫名惊恐的感觉。尤其是将盛放的花势比作燎原之火，且连用“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等词汇来形容，让人预感到即将引起毁灭性的灾难。

此外，花常常是女性的代码。首先这是梁太太的家，是她家院中的花，因而我们不免先联系到梁太太，“星星之火”之所以“延烧到墙外去”，不正是指她引诱了薇龙的堕落？其次，这里的花不仅喻人，而且是欲望的隐喻，如此盛大，正是指一种强烈膨胀的欲望及其毁灭性（参见高恒文《故事隐喻——〈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文本分析》）。而且这欲望不仅在梁太太身上灼烧，也“延烧”到薇龙身上，薇龙被梁太太诱烧之后，她的欲望也从“星火”变成“燎原”，一发而不可收……这处杜鹃花开的意象，既指涉下文情节的展开，也暗示人物的命运走向。

第二处意象，第一次见到梁太太，从薇龙的眼里，她看到这一幕：

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

这里的“绿宝石蜘蛛”让你想到什么？

蜘蛛结网的目的是等待飞虫自投罗网，梁太太也正在等待薇龙这样的猎物，这层意思大家想必能首先浮现在脑海中。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深意呢？不知道大家看过动画片《黑猫警长》没有，里面的大坏蛋“一只耳”出场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可怕，因为它的外貌形象

就奸诈得很，观众们早有防备。《黑猫警长》中最恐怖，或者说最容易引发道德紧张感的一集，是关于螳螂。螳螂夫妇新婚，但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新郎不见了，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肢体，原来新郎居然被新娘给吞吃了，情投意合的好人之间怎么会发生惨剧呢？

其实这不是惨剧，只是动物的自然特性。而蜘蛛也具备这样的特性，在交配后，雄蛛须立即离开，否则将被雌蛛吃掉，因为雌蛛会将雄蛛作为营养，等待生产。

大家还记得梁太太是如何发家的吗？你看，蜘蛛的这两种特性——结网捕猎和吞吃配偶作为营养，分别用来隐喻梁太太的过去和现在——过去，梁太太是通过继承丈夫遗产来迅速积累财富，现在则在等待薇龙自投罗网。由此可见，张爱玲笔下的意象繁复而精致，且意味深远。

薇龙第一次进姑妈家门，为了见到姑妈，她甘愿受到梁太太的丫鬟、下人的冷嘲热讽，甘愿面对姑妈不客气的驱赶——当薇龙自报家门之后，姑妈劈头盖脸地责问“你老爹葛豫琨死了么”“你快请罢……”，在经受了这一顿抢白和辞客令之后，薇龙终于得到了在梁太太家中寄宿的资格。

请注意，年轻人进入豪宅，这是一个自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来的重要文学主题——一个来自外省或乡村地区的年轻人进入城市，进入豪宅，该主题往往隐喻的是“天真的丧失”。

但是且慢，薇龙是不是单纯如一张白纸？

初访梁家，她居然承受住了梁太太那番换了谁都不免难堪的刻薄抢白，并且还能卖巧乖，不失时机地说上些赔笑的话；针对丫鬟晚儿的宽慰，薇龙居然以守为攻，一雪前耻。

小说里写：薇龙笑道：“姐姐这话说了！我哪里就受了委屈？长辈奚落小孩子几句，也是有的，何况是自己姑妈，骨肉至亲？就打两下也不碍什么。”

这句话说得很漂亮，表面上很漂亮，言下之意却是在警告晚儿：你是丫鬟，身份是下人，我却是梁太太的亲侄女，我们地位天差地别，请注意不要越界……

我们再举一例说明薇龙的小心机：梁太太在家里举办派对，其目的是勾引小鲜肉卢兆麟。派对上，大家拍手要求薇龙唱歌，一曲终了，博得满堂彩，薇龙却“固执不肯再唱了”，原因是“她留心偷看梁太太的神色，知道梁太太对于卢兆麟还不是十分拿得稳，自己若是风头出得太足，引起过分的注意，只怕她要犯疑心病”。可见薇龙察言观色的本领，这是她寄人篱下的本钱。所以说，薇龙具备相当的与世俗事务与人际关系纠缠的能力。

但我们千万不要高估薇龙的能力，事实上，薇龙对自己能够持守“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愿景估计得过于乐观，而对正在暗中覬觎和步步紧逼着自己的险恶环境和恶俗势力远远估计不足。事实证明，薇龙自身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

现在，我们可以对主人公下一断语，薇龙这个女孩子，有点头脑，有点能力，但毕竟不成熟，生活在满脑子的幻想中；就凭她那点有限的手腕，置身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根本无法确保自身“出淤泥而不染”。

对这番断语，你是否觉得细思极恐，尤其联系到《甄嬛传》之类的故事：原来，一个人的“天真”是要靠某种“能力”“手腕”才能保持的，可是，一提到“能力”“手腕”这样的词，不免就和算计、心机、步步为营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原本是“天真”的反面啊。莫非，成长的代价就是丧失天真？这些问题，就留给大家思考吧。

（金理，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城市微旅】

石二姐的旅友之家

□赵峰

去东佛峪，要穿过矿村，必经一家路边小店。说是饭店，实则是板子搭起来的简易房，近乎棚子，撒风漏气。赶上冬天，不能坐太久，脚受不了。小店往前崖头很陡，边爬边拐弯，手动的车要低档才能拱上去。小店后面种了大片菜蔬，灶上可就地取材。小店简陋到极点，可看一眼菜地，食欲也就有了。满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味道。食材能亲眼目睹，吃着也踏实。小店里就座的，有不少衣冠楚楚的人。

这是家夫妻店，女掌柜石胜菊，准确说是老黑峪人，石六子的二姐。村里上岁数的喊她石菊子，驴友多叫她菊儿姐。男当家的王庆香，阳谷人，精瘦，有些干巴，口才却极好。早年黑峪藏那么深，也没耽搁了和阳谷的一线姻缘。景阳冈名满天下，可惜武松喝酒的那个小店却没能留下名号，算个不小遗憾。只是当下人少了那豪放劲儿，不然开店光卖酒也十分了得。

我常去东佛峪，和他们熟了，自然也不客气。每次去，石二姐都要摘些时令蔬菜送我。这些带了不少虫眼儿、生得歪七扭八的东西，看起来不入目，吃起来却不用提心吊胆。我直接在地里薅过一个生茄子吃，要是再拔根大葱就着，就更完美了。仿佛一下时光就倒流回儿时，跟着家长在地里干活，饥渴难耐的情景再现。见到茄子，也不管谁家的，揪下就吃，三两口就吃完，没一点斯文相。吃东西没出息那劲头，如果不是菜园召唤，很难找得回来。那时肚里少有油水，饭不少吃，但不抵饿。

我曾托一小名家给石二姐小店写个“幌子”，小名家嫌其荒村野店未应承。让这帮所谓名人懂山高水深，真难为他们，眼下好多“艺术小贩”更看重实和势。

毕竟是名胜风景区，东佛峪里外拆了不少临时搭建，小店也属有碍观瞻，自然不会幸免。石二姐就在原址往北一抔地，找了几间毛坯房安顿下来，窗户上挂一红条幅，上书“旅友之家”。像条竖挂的圣旨，上下皆有轴，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要是真挂上小写家的“墨宝”，倒是弄巧成拙，大俗不庸。最早两口子也在黑峪开店，年纪一大行走就吃力些，就搬到山外头来。黑峪的拿手饭食是手擀面，旅友之家的看家菜是劈柴炖鸡。大灶，铁锅，柏木，泉水，想不好吃都不行。

房外是大片果园，苹果、核桃、柿子、枣都有。最多的是杏，一直到西沟崖全是。从沟里往北走，能到藏龙涧，从天梯翻过山就是龙鼎大道。

前段麦黄时，吃过午饭我去了一趟，并约了老刘一起到店里坐坐。进了院子，发现满满的车，两个人忙得脚不沾地。我们没进屋，就坐在树下凳子上吃杏纳凉。别致的杏香，一个劲往鼻孔里钻，忍不住胃口大开。老王眼尖，看到我三两步赶出来打招呼，还做了相关安排：随便摘着吃，吃不了的，拿回去！就转身回屋了。屋里满是客人，嘈杂的劝酒碰杯声从屋里飘出来。

树上立着梯子，吃完饭的大人，还有看到杏就不想正经吃饭的小孩上树摘，有人在树下等着掉。就是没有风，杏也不停地落。有个年轻独行侠是这里常客，他常年一个人在济南周边行走，龙洞是他光顾最多的地方。我知道，南部山区的美坦诚，龙洞含蓄，用了“藏”的笔法。从远处看龙洞，看不到一点起眼处。进入腹地，入得越深，才会被这万千气象所震撼。独行侠一直捻落地的杏，他不往树上伸手，他一定有颗有趣的灵魂。游山逛水最好个体，人人是无法同行，更无法共行，就是去同一个地方，抵达的风景迥异。对游而言，独行，更快慰人心。心有所得，所感，都不足为外人道。

石二姐家里人多，兄妹七个，当年在黑峪是个大家子。小店一传十、十传百的就火起来。大家也喜欢这粗犷风格，一览无余。回头客很多，快成了亲戚，有时不吃饭也进来坐一坐。来得都是客，只是石二姐脸上没那么多表情包，单喝茶不要钱，不买她的矿泉水，灌杯子白开走也行。曾遇上一老一少，身上没带钱，照吃不误，半月后回来送钱，她把这事都忘了。

最意境的是春夏秋冬三季，有淅沥小雨落下，在林中小酌，就走进辛弃疾词中去：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我喜欢这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所以，一次再次地造访。

石二姐话不多，做事脆生，利落，不拖泥带水，还做得一手好大馅水饺。她留了短发，乌黑，散在头顶，像朵山菊花。孙女常来店里，无忧无虑地跑。只要说起两个儿子，石二姐和老王都满意得不得了，恨不能竖大拇指。山色，景色，往来驴友，小店天伦之乐，真是一幅乡村图画。带回的菜我吃得仔细，有种让人踏实、绵绵厚厚的味道，再一次在我舌尖上肆虐，彻底击垮了我的味蕾。